

《但以理书》——第四十二号

连接环节

Jeff Pippenger

2024-01-06

施洗约翰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先知。

先知约翰是两个时代之间的连接纽带。作为上帝的代表,他站出来,指明律法和先知与新约时代的关系。他是较小的光,随后将有更大的光出现。约翰的心思意念被圣灵所光照,使他可以照亮他的百姓;然而,从耶稣的教训和榜样所发出的那光,照在堕落人类身上的清晰程度,是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光能够达到的。借着那些如同影儿的祭祀所作的预表,人们对基督及其使命的认识不过是朦胧的;甚至连约翰也未能完全领会借着救主所赐的将来不朽的生命。——《历代愿望》, 220。

耶稣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先知。

基督已从地上引路通向天上;祂成为两个世界之间的连结。祂把上帝的爱与俯就带给人,又藉着祂的功劳提升人,使人得以与上帝和好。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在纯洁与圣洁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艰难而缓慢地向前向上地跟随,是一件辛苦的事;但基督已经作了充足的预备,使人在这神圣生命每一次向前的脚步上,都领受新的活力与神圣的力量。这正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所需要并且必须具备的知识与经验;否则,他们每日都会给基督的事业带来羞辱。《证言》,第三卷,第193页。

施洗约翰的先知性事工包括把属地的时代安排与天上的圣所衔接起来。施洗约翰第一次看见耶稣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上的罪。”约翰福音 1:29。

然而,尽管约翰是要指出从古代以色列到属灵以色列的过渡,他对这一过渡的理解是有限的。

基督为约翰辩护说:“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而且不止是先知。”约翰不仅是一位预告将来之事的先知,他还是应许之子,自出生起就被圣灵充满,并蒙神任命,作为一位改革者,承担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迎接基督而预备一群百姓。先知约翰是两个时代之间的连接纽带。

由于他们离弃了上帝,犹太人的宗教大多流于礼仪。约翰是较小的光,之后更大的光要随之而来。他要动摇百姓对其传统的信心,使他们想起自己的罪,并引导他们悔改,使他们得以预备去领会基督的工作。上帝藉着启示与约翰沟通,光照这位先知,使他能除去诚实的犹太人心中迷信与黑暗;这些迷信与黑暗由于错误教导世代相传,长期积聚于他们身上。

凡是跟随耶稣、目睹他的神迹、聆听他神圣的教训,并听见从他口中所出的安慰之语的门徒中,哪怕是最卑微的一个,也比施洗约翰更有福,因为他所得的亮光更为清楚。除了那位世界的光借着他所曾经并如今仍在传达的亮光之外,罪恶堕落之人的悟性从未有、也永不会有别的光照临。借着那些影子般的祭礼,人们对基督及其使命不过是模糊地理解。连约翰都以为,基督的统治会在耶路撒冷,并且他要建立一个属世的国度,其臣民将是圣洁的。《评论与先驱报》,1873年4月8日。

使徒保罗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先知,旨在辨明从字义向属灵过渡时预言的应用.他明白,字义上的耶路撒冷已不再是预言中的耶路撒冷,因为它当时已经转变为天上的耶路撒冷.

因为夏甲是指着在阿拉伯的西奈山,并与现今的耶路撒冷相对应;那耶路撒冷和她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她是我们众人的母亲.加拉太书 4:25、26.

在我们一直在研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中,保罗指出,历史上的异教罗马是那拦阻的权势,使属灵意义上的教皇罗马直到538年才得以登上宝座.在该章中,他还认定,坐在神的殿里的“那大罪人”,正是但以理在第十一章三十六节所指出的那位“王”.证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中的“北方王”就是教皇制度的证据,成为自1989年知识增多以来,Future for America 用以建立其真理框架的关键.

在同一章中,保罗指出异教罗马在遏制教皇权兴起方面所起的作用,直至异教罗马被挪去之时,并因此认定《但以理书》中的“常献的”就是异教罗马.这一真理成为建立真理框架的关键,促成了1798年的知识增长.

在威廉·米勒的历史中,当从非拉铁非运动向老底嘉运动的过渡即将发生时,这一信息被宣告出来.在Future for America的历史中,从老底嘉运动向非拉铁非运动的过渡正在发生.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提出的真理,指出了从字义上的异教罗马到属灵意义上的教皇罗马的转变,成为米勒对预言理解的框架.施洗约翰和保罗都被兴起,为要解释从字义到属灵的转变.威廉·米勒被施洗约翰所预表,在他的工作中,认识到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之间的关系与转变至关重要——这正是施洗约翰被兴起所要指认的那一转变.

但以理书中有五处提到“常献的”,并且它们总是先于一个教皇势力的象征而出现.在我们正在考察的预言性过渡的背景下,这五处提及都包含从字面上的罗马到属灵罗马的转变.但以理书中的“常献的”是呈现在哈巴谷的两张图表上的真理之一,因此是一项必须被捍卫的基础性真理;这是一项最终会被虚假和伪造的宝石与钱币所掩盖的真理.两张神圣图表上所呈现的每一条真理,都在怀爱伦的著作中得到了直接、出于启示的印证,这绝非偶然.拒绝任何一条这些基础性真理(包括“常献的”),就等于同时拒绝“预言之灵”的权威.

后来我看见,关于“常献”,其中“祭”这个词是人凭自己的智慧添上的,并不属于经文;而且主已将关于它的正确看法赐给那些发出“审判时刻呼声”的人.1844年以前,当众人仍然合一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一致持守对“常献”的正确看法;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人们接受了其他看法,黑暗与混乱随之而来.Review and Herald,1850年11月1日.

那些“发出审判时辰呼声”的人,把“常献的”理解为异教及/或异教罗马的象征.他们的理解包括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认识到“祭”这个词本不该出现在《但以理书》的那段经文中,它是钦定版圣经的译者(凭人的智慧)加上的.先驱者的理解还包括,“常献的”总是与教皇权势的两个象征之一相联系,而且异教(“常献的”)总是先于教皇的象征.它们总是按照它们进入预言历史的先后次序被识别出来.《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从不偏离异教先于教皇制的历史次序;当《启示录》引入第三个施行荒凉的权势——假先知——时,这一顺序也始终得以维持.

若没有保罗关于预言中的字面之事在十字架时期转为属灵层面的教导,就会在基督关于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上产生困境;这一预言在除《约翰福音》以外的所有福音书中都有记载.在《但

以理书》中,与“常献的祭”相关并涉及教皇制度的两个象征是“使人荒凉的可憎之物”和“使人荒凉的悖逆”。这两个象征分别代表兽的印记(可憎之物)和兽的像(悖逆)。

那使教皇制得以杀害其认定为异端之人的过犯,就是政教合一,并由教会掌控这种关系.因此,但以理将作为教皇兽之像的政教合一称为“使荒凉的过犯”.圣经指出,拜偶像是可憎的事,而教皇权势的一切偶像崇拜都以它的“偶像的安息日”为代表;约翰称之为“兽的印记”,但以理称之为“使荒凉的可憎之物”。

又从其中一个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那荣美之地越发强大.它越发强大,甚至高及天上的军队;又将那军队和一些星辰抛落在地,并用脚踏踏.它自高自大,甚至攻击那军队之君;它也除掉了常献的祭,他的圣所被倾覆.因过犯,有军队交在它手里,攻击常献的祭;它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并且亨通.但以理书 8:9-12.

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些经文,不过在第十一节中,那自高自大、与基督作对的势力是异教罗马:他们在他出生时就企图杀害他,并最终在十字架上将他处死.这节经文说,“藉着他”(异教罗马),“常献的被取去”.被译作“取去”的希伯来词是“rum”,意思是“举起并高举”.异教罗马会高举并抬举异教的宗教,他们在历史上确实这样做了.这就是他们被称为“异教”罗马的原因.

下一节指出,教皇罗马被赐予一支“军队”(军事力量),用以反对或战胜“常献的”(异教).这也是历史事实,因为教皇体制确曾动用军事力量(尽管她从未拥有自己的军队),以克服对其权力崛起所施加的束缚.那股力量来自异教罗马.她所运用的军事力量是借着“过犯”赐给她的;因为正是政教合一的过犯,使她能够控制那些在公元538年把她扶上宝座的诸王的军队.首先,第十一节谈到异教罗马,告知研读者异教罗马会起来敌挡基督,并且高举异教的宗教.

下一节经文描述了政教合一的罪过,这一罪过使教皇制度得以战胜并除去异教罗马对其施加的束缚.历史支持对这两节经文的这种应用.“常献的”代表异教罗马——那股与基督为敌的权势,或被异教罗马所高举的异教宗教.随后,在“常献的”的象征之后,出现的就是教皇制度;它所标示的正是政教合一的罪过,而正是这种罪过赋予教皇制度一支军队,为其去做肮脏的勾当.但以理第三次使用“常献的”,是一个引出答案的问题,而那个答案正是复临信仰的中心支柱.

随后,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关于常献的燔祭和使地荒凉的罪过、以致圣所与军旅都被践踏在脚下的异象,要到几时呢?但以理书 8:13.

在这一节经文中,提出的问题是这异象要持续多久,因此所求的是一个表示时长的答案,而不是一个时间点.问题不是这异象将在何日应验,而是这异象的持续时间.经文问的不是“什么时候?”,而是“要多久?”.这异象论到异教的荒凉之势,被称为“the daily”;以及教皇主义,则以教皇权的悖逆为代表——这种悖逆是在她与地上的诸王行淫时所成就的.这两种荒凉的权势,先是异教,随后是教皇主义,将要在“七个时期”的时间里践踏圣所与军旅.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对有形圣所的践踏始于巴比伦时期,并一直持续到公元70年异教罗马毁灭耶路撒冷;从始至终,这一切都是由异教势力所为.因此,践踏有形圣所和有形军旅(上帝的子民)的,正是众异教势力;而践踏属灵的耶路撒冷和属灵的以色列的,则是属灵的罗马.

但殿外的院子要撇在外面,不要丈量,因为它已经交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我又要赐权柄给我的两位见证人,他们将披着麻衣说预言一千二百六十天.启示录 11:2、3.

施洗约翰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先知,他指出从地上圣所到天上圣所的时代更替,却并不明白自己事工的全貌.

保罗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先知,他指出从肉身的以色列(军队)到属灵的以色列的时代更替.那被践踏四十二个月的耶路撒冷是属灵的耶路撒冷.

“此处所提到的时期——‘四十二个月’和‘一千二百六十天’——是相同的,都表示基督的教会将要遭受罗马压迫的时期.教皇至高权势的一千二百六十年始于公元538年,因此将在1798年结束.那时,一支法国军队进入罗马,将教皇俘虏,他在流亡中去世.虽然不久之后又选出了新教皇,但自那以后,教廷再也无法掌握先前所拥有的权力.”《大争战》,266.

保罗指出,在十字架历史上的那个转折点,“在上的”属灵耶路撒冷成了神所拣选立他名的城,而地上的耶路撒冷不再是圣经预言中的耶路撒冷.

因为夏甲是指着在阿拉伯的西奈山,并与现今的耶路撒冷相对应;那耶路撒冷和她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她是我们众人的母亲.加拉太书 4:25、26.

正确地理解这一真理至关重要;而把字面的耶路撒冷当作圣经预言象征的错误应用,是耶稣会为破坏罗马教皇就是敌基督这一真理所制造的欺骗的一部分.那种错误的教导在背道的新教界中造成了一种观念,使他们错误地把现代的犹太国家以色列视为预言的象征.自十字架之时起,字面的耶路撒冷就不再是上帝的耶路撒冷了.

耶路撒冷城不再是圣地.因着拒绝并钉死基督,上帝的咒诅临到它.一块黑暗的罪责污点加在它身上;在被天上净化之火洁净之前,它再也不会成为圣地.当这受罪咒诅的大地从一切罪污中被洁净之时,基督将再次站在橄榄山上.当祂的双脚踏在其上时,它将裂为两半,并变成一片广大平原,为上帝的城预备.《Review and Herald》,1901年7月30日.

当我们考察基督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时,字面耶路撒冷与属灵耶路撒冷之区别的相关性将得到阐述.但以理第四次指出“常献的祭”是在第十一章.

必有军队为他而起,他们要亵渎坚固的圣所,废除每日献祭,并设立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但以理书 11:31.

这节经文指出,异教罗马在538年使教皇权登上世界的宝座.“膀臂”代表异教罗马的军事力量,这股力量自496年法兰克人的国王克洛维开始便为教皇权挺身而出.克洛维之后,不同的欧洲君王都为教皇权的确立而效力,但这节经文所指出的,是这些欧洲君王(膀臂)一旦因与推罗的淫妇结成政教同盟而犯罪之后,为教皇权所做的四件事.

一旦他们支持教皇制度,他们便“玷污”或毁坏了罗马城,而罗马城既是异教罗马也是教皇罗马力量的象征.经文中的“玷污”在多年间屡次发生,因为罗马城不断遭受军事攻击.那些欧洲诸王(“膀臂”)也会“除去那每日的”.这节经文中译为“除去”的希伯来词并不是第八章中的“rum”.在这节经文里,被译作“除去”的词是“sur”,意思是移除.欧洲诸王的“膀臂”将在公元508年移除对教皇崛起的异教抵抗.随后在公元538年,那些“膀臂”会把教

皇制度置于地上的宝座之上.就在那一年,于奥尔良会议上,教皇制度实施了星期日法令.

把星期日作为敬拜之日,是怀特姐妹称之为“偶像”安息日,而偶像崇拜正是圣经对“可憎之物”一词的最准确定义.在538年,异教罗马的武力设立了那使人荒凉的可憎之物.

凡高举并敬拜那偶像的安息日——这是上帝并未赐福的日子——的人,都把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能力尽都用来帮助魔鬼和他的天使,而他们已将这些能力歪用于错误的用途.受另一种灵所感动,这灵蒙蔽了他们的分辨力,他们看不出,尊崇星期日完全是天主教会所设立的信息选集,第三卷,第423页.

预言与历史都支持我们刚刚为第三十一节所确定的应用.当我们说预言支持这一应用时,我们指的是还有其他预言也涉及这些相同的事实,但我们暂不将它们纳入讨论.“常献的”一词在《但以理书》中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位于第十二章.

从除掉常献的祭,并设立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等候并来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便为有福.但以理书12:11、12.

预言和历史都表明,在公元508年,对教皇权势兴起的抵抗基本结束;当时,三个地理障碍中的最后一个(哥特人)正如《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指出的那样被连根拔除.

我观看这些角,看哪,其中又长出一个角;在它面前,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被连根拔起.看哪,这角有像人的眼睛,还有口说夸大的话.但以理书7:8.

那被拔除的三个角在两张神圣的图表上都有所描绘;当这三个地理障碍中的第三个在508年被逐出罗马城时,对教皇权力兴起的抵抗也随之被除去.第十一节所提到的“设立”,代表508年至538年之间的三十年.它指出了三十年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为把那罪人立在神的殿中所作的预备得以完成.

被译为“被除去”的那个词是“sur”,意思是移除;而在508年,对教皇权兴起的抵抗被移除了(被除去).从那一日期起,推算一千二百九十年,就到1798年,那一年教皇权遭受致命的创伤.再推算一千三百三十五天,就到第一次的失望,以及1843年年未耽延期的开始.那节经文应许凡“cometh”到1843年的人有福.“cometh”一词的意思是“触及”.1844年的第一天标志着第一次的失望,但1843年的最后一天触及1844年的最初一刻.一年的最后一天与下一年的第一天相接.与那个日期相关的祝福已为历史与预言所印证.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the daily”作为基础性真理的意义.

“凡1840—1844年间所传的信息,如今都要以有力的方式重新传扬,因为有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方向.这些信息必须传到所有教会.”

“基督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马太福音13:16, 17] 看见了1843年和1844年所见之事的眼睛,是有福的.

“这信息已经赐下.并且,在重复传扬这信息的事上,不应再有迟延,因为时代的兆头正在应验;结束的工作必须完成.短时间内将有一项大工成就.不久,按着上帝的指定,必有一项信息传出,并要发展成为大声呼喊.那时,但以理必站在他的分上,作他的见证.”《文稿汇编》卷21,437页.